

〈尋人啓事〉

他已經忘了好朋友阿忠跟他告別的那天，是不是自己記得的那天。

好朋友阿忠頭髮短短，像剛剃頭的草坪，跟他一樣。放學鐘響，他跟阿忠一路追逐，在空曠縣道上頭撞頭到阿忠家。阿忠家並不是真正的阿忠家，而是一間三坪大，用木板搭建起來的小倉庫，倉庫有扇拉門，像一間和室。他跟阿忠在裡頭度過積木童年。倉庫小小，除了玩具以外，還有一套散發霉味的被枕。阿忠則說這味道濕濕的。他覺得阿忠很成熟，阿忠比他大了一歲，國小三年級，可是這時的阿忠對枕頭已經有不一樣的人生觀了。

他跟阿忠會在房間裡堆積木，阿忠喜歡堆高塔，再將積木一次擊倒。而他總在阿忠的小山丘下面，填上一整片跟外頭一樣的草原，想像自己是草堆裡的牛，在積木上滾動。高塔跟草原疊起來，像是披覆在蘚苔上的一座燈塔。大約鬧到傍晚，阿忠媽媽會推開那一直眯著小縫的木門，把擺攤工具塞進房間，覆上簡單的鎖。他跟阿忠道再見，拿著攤位賣相不好的果子，再回到不遠處的家。

學校後面有一片草堤，他常跟阿忠躺在草堤上，對賭雲朵下一刻的變化。阿忠成熟，說出來的，跟他想的都不一樣。有次他們看天上的雲慢慢聚成一個圓圈，阿忠說中間有洞，可以穿進穿出。他說是眼睛，等一下就會眨眼。輸的要脫褲子回家。他們望著天空好一陣子默默，想像自己變成了雲。他眼神直挺挺盯著雲飄飄，忽然像發現飛蟲般立起身來。

「阿忠，天空圓圓的，好像有東西看著我們。」

「屁啦，你怕輸。」

阿忠一把將他的褲子脫下來，他褪得剩下白色三角棉褲。阿忠用指尖旋轉他的藍色運動短褲，一邊哈哈大笑逃離草堤。他追得辛苦，阿忠跑得那麼快，他覺得阿忠不是好朋友。雲已經聚成灰團，盆地轟隆隆下起雨來，雷聲近近，像山從肚子打出聲音。雷聲遠遠，阿忠跑得那麼快。雨點極大，他追得辛苦。阿忠手上的短褲已經濕到頹軟。奔跑的他，一邊大喊還我，卻又發現身邊景物移動地如此緩慢，像晴天時風吹過村子裡的稻浪，一隻大鳥正在校準降落位置。

阿忠大叫他的名字，往回跑，一把背起，又繼續往前跑。他覺得阿忠的背好溫暖，比起雨來好溫暖。遠遠雲層裡少少的亮光，他覺得有人在看他們。

「阿忠，你輸。」阿忠好氣，阿忠跑得好快。

「屁啦。」阿忠跑得好快，阿忠上氣不接下氣。「輸就輸。」

倉庫後來拆了，那時，阿忠就已經搬家好遠好久了。

原地主有個大肚，他把木門從嵌縫中抬起，木板吱喳，跟他的肚子磨磨擦擦，也發出吱喳聲響。

倉庫裡頭潮濕。有阿忠味道的被枕，在阿忠最後一次道別時，阿忠媽媽擠著被枕，硬塞進垃圾袋裡丟了。阿忠告訴他，媽媽說要買新的，然後揮手跟他再見。那天阿忠媽媽沒上門鎖，鎖頭掛在倉庫的門上晃晃。他將門鎖套進應該的位置，

幫阿忠上了鎖。

門板取下了、裡頭的厚墊掀起來了、倉庫的木板被電鋸切開了，房間原本的擺設忽然間亂成一片。厚墊下有個小洞，那是個不明所以的暗室，大小剛好可以裝下一個他或一個阿忠。每次說再見前，他跟阿忠會把積木用二斤的塑膠袋裝滿，塞進暗室。等下次來，猜拳決定誰進暗室拿積木。

木屋兩側逐漸往暗室聚攏，最後變成一個小山丘。他看著地主伯把木板敲得更碎，最後在山丘的中間，拖出了一袋積木。在那堆積木裡，他挑出一個人偶，那是唯一的積木人。阿忠有次打他，就是因為他用了好幾天積木人。積木人已經脆化，顏色變得更淡了些，連黑點般的眼睛都已經模模糊糊了。

「恁的？」地主伯的黃垢牙邊還叨著一根菸，露出歪斜的微笑。

「對。」他慣習地點頭示意，順手抄走了人偶。「我要撿這個。」

那其實不是個暗室，倉庫本就是個一個架空的木屋，底下空曠幽黑。他跟阿忠都不敢在下面久待，每次下去立刻上來，彼此都不說底下是什麼，久了，就說下面是神祕的地方，會發生奇異的事情。

有次阿忠在裡面待了好久，久到他耐不住了，也跳進暗室。阿忠抵著他的耳朵，告訴他昨天看見的秘密。他呵呵地笑，說自己也看過。他心想，這下子自己跟阿忠一樣成熟了。阿忠爬出暗室，順手拉他一把。那時候他也升上三年級了。阿忠蹭上枕頭，他跟著阿忠一樣發出詭異的聲響，忽然間木門大開，阿忠對著枕頭揮了兩拳，嘴裡還有聲有勢喊著波動拳波動拳。

阿忠媽媽把阿忠叫了出去。他順勢探出頭，看見幾個大人在外頭討論事情，聲音大了起來。他想出去，阿忠轉頭反手揮動，他又縮回裡頭。他不喜歡那種感覺，像是做錯事快要挨打的聲音。他又探出頭去，撞上正要進門的阿忠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疑惑問阿忠，同時尋找阿忠身上有沒有什麼痕跡。

「找屁啊，走開我要進去。」阿忠唸著，還揍了他頭一下。阿忠回過頭，把木門拉上了，又多使力推緊，連一點縫隙都沒有。

阿忠盯著他，一把將他抱得緊緊的，像一個積木嵌進另一個積木裡。

他總想，應該是溪口的那天吧。

溪流橫貫村子，他跟阿忠曾沿著溪畔，一路鬧去出海口。阿忠膽大，一見海就跳進去。他不會游泳，蹲在岸上挑著各種顏色的石頭。他覺得阿忠像尖稜的原石，自己則是滾過的圓石。阿忠挑釁，嗆他不會游泳，他生氣，把阿忠的衣褲撿了撿，包成一個肉團子，舉在頭上，向海裡的阿忠大笑好幾聲。他奔跑，海岸離他越來越遠，他聽見阿忠說要揍他，跑得更快了。

他躲進溪口旁的一間廁所，爲了不讓阿忠發現他，他沒鎖門，這樣阿忠就不會開那扇門。他縮成一只垃圾桶。阿忠找不到他，就跟平常玩捉迷藏一樣。阿忠找不到他。門開了，有一個男人看著他，他舉起一根手指嘟在嘴上——噓噓——世界安靜下來，他聽不見阿忠的聲音，世界就剩下熱風鑽進門板的一點微聲。

他覺得自己像一塊乾掉的肥皂。他想阿忠，想那個濕濕的枕頭。現在他就是

一塊變形的枕頭。他想，原來門鎖起來，會發出叩的一聲。那間倉庫，他跟阿忠的小和室，從來沒有關門。阿忠抱他，關起門來抱他，阿忠用好大的力氣，把門緊緊按住。阿忠抱他，湊近他的耳朵，阿忠說，對不起。

他不知道這是什麼。男人在他的背上蹭蹭，背上有一股涼涼暖暖的感覺。

他記得，又不記得男人，他長得好像村子裡的誰，是不是學校裡的老師，好像誰。男人理著草坪頭，如果阿忠長大，是不是也是這樣。男人走了，門開打了，噙的一聲，像村子裡響出教堂大鐘的回音。阿忠不在門外。他覺得好冷，一種淋濕的感覺。

「你如果告訴別人，那個人就會死。」男人說。

阿忠找到他了，很慢才找到他。阿忠光溜溜地揍他。他把衣服扯開，套進阿忠的頭穿衣服，阿忠撥開他的手。溪口忽然冷了，陽光有點不太對勁，白雲怎麼不動了，時間好像就移動了一下下，他心想，才一下下，怎麼就變冷了。他有些木愣，想起村子裡的大樹，要三個他跟三個阿忠才可以抱住。阿忠見他發呆，唸的一聲，把他的衣服脫下來。阿忠笑，阿忠大笑。

「哈哈，知道厲害了吧。」

「阿忠，你不可以，」他覺得好冷，雙手抱著軀幹，不停地發抖。阿忠看得嚇傻了，趕緊幫他套上衣服。阿忠幫他套進一隻手，再套進另一隻手。他還是發抖，阿忠抱著他。他說，他好冷地說，「阿忠不要死掉。」

他後來回到村子，若有空閒就往溪口跑。阿忠離開了，也不記得是哪一天了，日子草率得很。他離開村子了，大家都像阿忠一樣離開村子了。他遇過很多個長得像阿忠的人，理個平頭，連他自己都是平頭。那些人像阿忠成熟，像阿忠趣味，可是沒一個會像阿忠抱他揍他，那樣跟他說話。時間緩緩滑過，他忘記也記得好多事情，草地上，倉庫裡，溪口的小事。

好朋友阿忠，不知道他手上揣著那只人偶。在阿忠真正離開後，他思緒變得微小，任何一點小事，都讓他想起阿忠。他也變得成熟，他想自己跟阿忠都是溪口的石頭，一點點風浪，他們就被打磨，一點點的移到海裡。

當他活到都市，看見一條河流直通出海口，沒有村子的田地青樹，沒有順山曲折，只剩下燈火滿布，煙火歡送河流離開城市。他想起一面海洋，明白一處海口是河流沖積而成，那樣淨亮而純粹時，他就剩下有阿忠的童年了。

等他成人，從沒想過會變成大人，他依然珍藏著那只人偶。

後來幾年，聽村子裡說阿忠的事情，燃了他一點希望。他好想把人偶送給阿忠，問阿忠還記得他嗎，他想要阿忠活。他覺得自己活得很好，阿忠要更好一點。村裡總有些稀落的訛語，阿忠走了，阿忠變成軍人，失業了，結婚了，生孩子了。關於阿忠，總不缺少那麼一些假話。就連他自己在村裡的傳言，都像個活鬼神似的，發財揚名又身首異處。他不搭理。他知道自己有點壞了，可阿忠還是好的。

聽說阿忠要回村子的那天，他在月曆上特別畫了一個紅圈圈，標上三個星星，表示很重要。他特別把小人偶洗乾淨，等到搓搓洗洗晾乾人偶，眼睛不見了，

他自己著墨好久，把眼睛點了回去。

村子唯一的站牌，一天兩班車，從來沒準時過。就像他的時間。

他等。

車來了，緩慢地來。遠遠地帶來一整片灰雲，空氣濕濕的，他鼻子癢癢。隔壁的阿婆，幾戶外的公公，某戶人家放學的臭小鬼。阿忠沒來。他成了盲目的人偶，一跛跛地往家裡走。

有人從後頭敲他的頭，有人揍他，像阿忠一樣揍他。阿忠揍他。

他被牽引地別過頭去。

「幹你騎什麼機車啦。」

下雨了，雨下得好急。

「媽的下雨了，去涼亭等我。」

阿忠真的回來了。阿忠騎著黑馬，像圖畫書裡一樣。阿忠成熟，阿忠騎檔車，載著馬子。

他在涼亭坐著，想著是馬子沒錯，阿忠居然有馬子，這世界真沒天理。雨一陣，微光又透出雲層，落在山嵐裡清淨。他起身緩慢步步，避開雨漉，他心想，阿忠真的回來了。

「不是叫你等我。」阿忠面著他喊著，成熟的阿忠。「上車。」

他有點發顫地環住阿忠的闊腰，阿忠說要抱就抱啦，婆媽。

他抱緊阿忠，好暖。

「阿忠，那是馬子吧？」

他將點上眼睛的人偶送給阿忠。阿忠笑。

「哭爸。」阿忠仰天大笑。「我才不要這個。」

他悻然，把那玩具掄回口袋。他跟阿忠聊著，說起從前發生的事情，他永遠記得跟阿忠對賭雲朵變化的那些場景。阿忠問他現在書唸得如何，找什麼工作。兩人一搭一唱應付著。

「阿忠，拿著吧。」他把玩具推進阿忠襯衫口袋。「不管什麼。」

「知道啦，欠債嘛。」

阿忠訕笑離開原因，他不置可否。隱隱然他失落，阿忠不管他了。阿忠跟馬子介紹祖父母，晚點阿忠媽媽回來，一家團聚。阿忠結婚，阿忠有孩子了。他決定告別，向阿忠告別。將一切殷切期盼都縮在一句有事先走了。他走得匆匆，時間如此匆匆。他記得那麼多以前的事情。阿忠追上說送他回去。

他在後座維持平衡，晴光已經顯照，村子裡浮著暖熱的光影。快到家了，到家了。他說，阿忠，謝。阿忠沒等他下，軋著風一路呼嘯，他無法再維持平衡，只得緊抱前座的阿忠，阿忠一路不說話，只往前飆，深怕輸給風。沿著溪岸的柏油路，藍水粼粼地映著青森的山光。他說，阿忠，前面要轉。

一切不變也變，他想。出海口溪流改道，淤沙比以前厚重許多。阿忠問他下不下水，他說不，不會游泳。阿忠褪去衣褲，留下一條俗到村口的內褲，往前跑

了段路，又跑回頭揍他好幾拳。阿忠說，媽的。他笑，他大喊，阿忠，時間快晚了，游一下就好。他幫阿忠把散亂的衣褲折好，擺在溪口圓滾滾的石頭上。他坐下來，盯著阿忠好一陣子，在鹽風跟浪聲裡，他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具裂口的沙漏。

他起身，去到那已然傾廢的廁所。他來過好幾次。他蹲在熟悉的位置，可是身體變得好大，狹小的空間讓他難耐，一下子就換了好幾個姿勢。廁所的門板已經鬆脫，再也關不起來了。他心想，這樣也好。空間裡味道濃烈，混雜著各種他所熟悉已知的味道，他默然覺得這裡可能發生很多事情，可沒有一件事情，他能如此深刻記憶著。

外頭忽然有些動靜，聽見踩踏碎瓦破石的聲響，他不安地低著頭，成為昏暗的一景。他用低微的餘光看見前方站著一個男人。

男人說，我找到你了。

傍晚斜光，阿忠載他回家。他環著阿忠的手微微鬆動，直到能夠維持平衡，他終於不靠阿忠就能穩當地坐在車上。

「嚎成這樣，見笑。」阿忠訓他。

「晚了啊，我等很久。」時間流動，他感覺時間流動了。「阿忠。」

「快到了啦。」

「活下來。」

阿忠不說話。他明白。

離開村子前阿忠給了聯絡，回到都市後他將紙條貼在牆上。他盯著字條皺眉，字醜，有夠醜。他在桌前抄抄寫寫。見過阿忠，他忽然好多感觸，童年的小事若有似無地串成一個偌大莫名的網，想起來就發笑。阿忠真好，阿忠成熟，阿忠已經不是以前的阿忠了。他抄抄寫寫，抬頭看見桌上時鐘，似乎沒有任何推移。桌鐘沒電了，他點滴推著時間，每分每秒都推動它。滴滴答答，他說不對，換電池吧。時鐘依時轉動。

阿忠傳來訊息，兄弟，以後再見。

阿忠，好朋友阿忠，一輩子的兄弟。阿忠變好多，是成熟大人了。阿忠說會把小人偶送給孩子，說是乾爸送他的見面禮。他開心，像說床邊故事，逗到孩子發笑。他低頭寫了大半篇幅，把想說的沒說的都記了下來，童年時光真是快樂，一輩子都停留在那裡了。思緒微細，一翻輕快十幾個年頭。他抬頭望見自己桌前，一張拍攝老家天空的相片。他瞧著照片，想起阿忠，發出嘍笑，如老家夜晚應當靜沉的蟲音。

「阿忠，我已經躲好了。」

